矛盾中的张恨水散文创作

张 琳

在小说、戏剧、诗歌和散文这几种文体当中，散文是最能观察作者思想、人格、心态、个性和品性的文体。张恨水在其散文中不时出现矛盾之处，无论从散文思想内容，还是风格、语言方面，这些矛盾的出现有其必然原因，也正是这种矛盾和张力，促成了张恨水散文独特的品格。

首先，散文和小说创作的观念与数量成反比。众所周知，张恨水一生著作颇丰，小说多达一百多部，但结集出版的散文仅有《山窗小品》和《水浒人物论赞》两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跟张恨水本人的文学观念有关。中国自古以来以诗文为正道，以小说为小道，张恨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自然也认同该观点，他的小说创作数量虽多，但张恨水本人重视杂文、散文的写作，其态度之认真，远远超过了小说。司马小曾回忆”张恨水本人，对自己的散文也相当得意，因此，对我之欣赏他的散文，颇有知己之感。”在张恨水眼中，小说更倾向于谋生的手段，而散文创作则是张恨水作为卖文为生的商业文人的纯文学创作，所以便出现了数量与重视的反比现象。

张恨水的散文品格的亦雅亦俗。与新文学作家相比，张恨水的散文是”俗”的，体现在以下方面：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倾向于关注重大主题，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等，带有明显的自我解放、反封建的意识形态，表现出了明显的启蒙姿态，与此不同，张恨水的散文更像是信手拈来，写游记、谈生活、评文章，感兴趣的是日常生活的琐屑和平庸，从他的散文中可以看到20世纪上半期几十年我国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状态。散文内容不拘，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小，都纳入其中，形式长短自由，突出的是趣味性。因此，张恨水的散文是“俗”的。但与以苏青、张爱玲为代表的海派散文作家相比，张恨水的散文又是“雅”的。海派散文家为生活而写作，散文就是商品，关注的是市井小巷和自我的生存、安稳；虽然张恨水也关注这些，但张恨水把散文当作纯文学来创作的，而且处于传统知识分子的心忧天下的责任感，他的创作是与时俱进的，尤其《上下古今谈》，都谈的是社会现象，针砭时弊的，他的爱国热情从不后人，关注民生，关注抗战，站在市民文化立场上，描述市民的悲欢离合和思想需求。

张恨水对待出世与入世的态度。众所周知，张恨水一生未入任何党派，也不任公职，奉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人生守则，不仅自己不做官，就连朋友被邀做官，他也写诗奉劝，一生奉行君子不党，他专门写作《文人学人不宜做官》等阐述该观点。在一些文章中，例如《金粉世家》自序中层表达过当隐士的愿望，是否就此可以推断张恨水是奉行出世的原则呢？显然不是，他虽无一官半职，但心忧天下，在《文人自由千秋业》中指出，学人亦有独立的使命和分工，他们都可以坚持民间岗位当诤友，议政而不从政。献言献策，出力效命而不去追求名利和出风头，更不可出卖原则和人格钻营政治。对待出世和入世的问题，张恨水是旷达的，虽然时有消极无为的念头出现，但更多的是关注人世，忧患人生，佛学禅悟是一种补充和调剂。

作为通俗文学大家，他在文坛争鸣中选择了沉默。张恨水是通俗文学大家，老舍曾说过张恨水是中国唯一妇孺皆知的作家；他的小说连载曾经垄断了当时国内的几大报刊副刊，他的读者上有鸿儒，下至街巷市民；他的作品发行量之大，当今的畅销书作家们根本无法和其相比，他是毋庸置疑的通俗文学大家，但我们却发现，他既不参与当时著名的文学团体,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写作事业,也没有在隶属于这些文学团体的机关刊物上发表散文,或以该团体所推动的文学风格写作；也从未参加过任何文学论争。面对文坛上的批评与争议，无论对方有理或无理，他从不争辩，对各种论调一笑置之。或许大家会认为与纯文学作家相比，通俗作家普遍缺乏文学理论，所以不参与论争。但事实是张恨水写过不少文论性的学术小品，《小说考微》《章回小说的变迁》《闲书不可等闲视之》《玉梨魂价值坠落之原因》等，由此发现，张恨水对于文学有着一定的研究水平，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点与见解，并非缺乏文学理论而不参加文学论争。有着深厚文学修养的大家与他在文坛争鸣中过于沉默的表现形成了反差。

他的爱情观与婚姻带有过渡性。张恨水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他既有对传统的才子佳人的向往，又有着现代婚恋观。在《妻的人选》《女人的名字》《平等的爱》等文章中鲜明的提倡理解平等和纯洁的爱，《妻子是买来的》对以男子中心主义的买卖婚姻提出了批判，《水浒人物论赞》中为潘金莲翻案……小说中更是通过樊家树突出了时代的爱情观。但生活中的张恨水曾经经历三次婚姻，接受了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在找到梦想的爱情后依然不肯跟前两位太太离婚。具有时代新思潮的爱情观念的提倡和本身传统的婚姻模式的并存，突显着张恨水婚恋观的新旧结合性。

文人心态与市民意识的融合。张恨水的散文时常体现着一种名士风。他深受古典文化熏陶，《写作生涯回忆》中提到才十三岁就有名士思想，白天不回家，在万寿宫的戏台侧面，要了一段看楼，自己扫抹坠子，布置了一间书房，上得楼去，叫人拔去了梯子，我用小铜炉焚好了一炉香，就作起斗方小名士来。他也曾说过三十五岁后，对散文取的是冲淡的路径，在平淡中蕴含着意境，自然景物的描写和对事物的看法趋于中庸、平和，带有浓重的诗人气质和旧文人的生活情调。这是张恨水文人心态在散文中的体现。与此同时，张恨水的散文又有着强烈的市民意识。《山窗小品》虽然用文言写作，时不时冒出作者的文人情调，但整部作品有一种很强的社会忧患意识，反映人生，写实社会。他站在市民的立场上，同情弱小，反抗强权，关注民生。于是才有了《忆车水人》《贵邻》《猪肝价》等对穷人生活艰难抒写的散文与充满诗情画意的文人之作《建文峰》《苔前偶忆》《跳棋》共存的情况。

创作动机上为金钱还是自我实现的需要。通俗文学作家大部分以卖文为生，张恨水长达几十年都在从事办报纸、编副刊和写小说的工作，以一支笔养活了全家。张恨水建国后所写的回忆录《我的写作和生活》中多次提到了稿费和收入，可见张恨水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收到经济和市场的制约。张恨水应《旅行杂志》之邀写了一组游记散文《西游小记》，为了与该杂志办刊方针一致，也为了能给读者提供旅游指南，这组游记与普通概念上的游记不太一样，没有着眼在写山水风光，而提供了一些旅游注意事项，应备物品和路线、价格等等，成了地地道道的西北旅游攻略。但张恨水毕竟是有着自我追求的作家，在满足杂志和读者需求的同时，他也在满足着自我的实现，在游记中记述了当时西北地区之民生疾苦，深深撼动了读者。张恨水就是这样在为生活和为艺术中协调和并存，尽量实现艺术与资本的双赢。

散文风格方面：冲淡与辛辣共舞。张恨水为人低调谦和，这种品性延续到他的创作当中。张恨水的散文写作直承古典文学，注重文章的“言志”与“载道”功能。在写作方式上，他沿袭的是明清小品的传统，按他的话说，“走的是冲淡的路径，但意识方面，却不随着晚明小品呢”。他既传承了明清小品的自然平淡的风格，又摒弃了这类散文的超然和空泛。追求的是言之有物的审美倾向。但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更，作者的经历和想法也会发生其他变化，抗战以后的张恨水突破了冲淡的风格，写了大量的杂文，大多刊登在重庆的《新民报》副刊上，为抗战呐喊，为百姓请命，鞭挞重庆政治的污浊，为了躲避当时新闻检查，采用了春秋笔法和皮里阳秋的写法，嬉笑怒骂，充分发挥了杂文特色。两种截然不同的散文风格并存于一位作家笔下。

最后，白话与文言并存。张恨水的散文，除了几节集结出版的《山窗小品》和《水浒人物论赞》外，大都散逸在他主编的报刊副刊，也有部分应邀发表在其他报刊。报刊要考虑市场反应，考虑读者阶层，所以，副刊上的文章，大都用白话文写成。但也有部分是文言写成，《山窗小品》全部用文言写成。张恨水的小说虽然绝大部分是用白话写成,但这些小说的序言却常用文言。游记类作品，“西游小记”“两都赋”运用白话,“东行小简”系列运用了文言,抗战胜利后写作的一辑“还乡小品”,更忽而用文言,忽而用白话。他自幼爱好古典文学,对诗词尤为用功,他对文言持肯定态度,在《文言之妙用》可以看出来。张恨水认为自己的小说是借以糊口之作,没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但他的古文、诗词却代表另一种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就是传统文人十分重视的功能———自我娱乐，自我实现。

存在于张恨水散文中的矛盾和张力的形成的原因是多样的，综合的。张恨水出生和成长的年代，刚好是中国社会处于由旧变新的转型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未散，现代的观念又从西方进入中国，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容易造就新旧兼具的人物。所以对待散文和小说创作，虽然他以小说闻名天下，却把小说当作养家糊口的工具，而他对待诗文的认真不能不说收到传统文化观念影响。虽然利用报刊和市场等现代工具谋生，却怀揣着传统文学观。他向往红袖添香的传统才子佳人的爱情，也赞同新时代的婚恋观，自己现实的婚姻也是半新半旧。对于究竟是采取文言还是白话创作，他没有固定的回答，用作品回答了，依然是新旧兼容的。

从个人成长和教育经历来说。张恨水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也就是儒学教育，在他的散文集《山窗小品》中的《儿时书》中，他列举了小时候曾背诵过的《论语》《盂子》《左传》《大学》《中庸》《诗经》《书经》《礼记》《易经》等书，他六岁入私塾读书启蒙，十五岁时，才进学堂，受新教育，受到有维新思想的校长周六平先生的讥笑，极力向新的路上走，买新书看，获取新知识，后来考进了蒙藏垦殖学校。“这个阶段，我是两重人格。由于学校和新书给予我的启发，我是个革命青年，我已剪了辫子。由于我所读的小说和词曲，引我成了个才子的崇拜者。”张恨水的教育经历决定了他像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背负着传统意识进入现代，他们既秉承了传统文化的血脉，又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这种历史背景，往往使他们徘徊、依违于传统与现代之问，难以割弃，难以决断。传统文化作为文化养料，积淀在他心灵深处，以致对他一生的文化心理特征、文化取向及人格理想都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而十七岁丧父后，从小康而坠入贫困，使他更多地接触了下层社会生恬，并从普通平民身上感受到一种特有的良善淳厚、慷慨热诚。他永远难以忘怀那些在贫困中曾给过他，帮助的下等人，并常以此教育子女：“在穷困的时候，能够慷帮助你的，多半也都是穷人。”这类深刻的生活体验强化他的平民意识。所以他在文人心态和市民意识中游走，他在为金钱还是为自我创作中调适。

此外，中庸传统思想在中国社会的根深蒂固。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影响着张恨水，士大夫文化将儒释道融为一体，但以儒家文化为主休，对佛道兼收。中国知识分子虽抑郁不得志，求隐逸，求解脱，但内心深处仍保留着一份担当，担当着自认为该尽的责任。责任心让他们不忍独善其身，仍将化大众为己任。张恨水在散文中体现的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和此起彼伏正是这种文化的体现。但张恨水同时又必须适应“五四”以来批判传统价值观念的时代风潮，跟上中国近代化、世界化的潮流。五四作家对通俗作家的批评，成为了张恨水审视自我的动力看，成就了作家，在这个过程中，他采取的是调适的中庸路线，不争辩，不逃避，取纯文学作家所长，补自己所短，慢慢改良，使张恨水成为融合雅俗的大家。

参考文献：

[1]张恨水《张恨水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袁进《张恨水评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3]张明明<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

[4]张占国 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究资料》，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徐永龄《张恨水散文》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6]张恨水《张恨水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

[7]张正《魂梦潜山》，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8]张伍《我的父亲张恨水》，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9]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10]张纪《我所知道的张恨水》，金城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张琳，女，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